

美國十大暢銷小說之一

假如明天來臨

〔美〕西德尼·謝爾頓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假如明天来临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唐颖林
版面设计:江 鸣
校 对:周碧玉

假如明天来临

〈美〉西德尼·谢尔顿

译者:郭 坤 蒋一民

四川文艺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制

1987年2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1月第2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印数 67001—77000册 字数 300千

ISBN7-5411-0084-6/I·84

定价:13.8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最著名的十大畅销小说之一。西德尼·谢尔顿继《天使的愤怒》、《午夜情》、《血缘》等世界公认的畅销小说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曾被西方文艺评论家誉为他的“最佳作品”。本书尤其体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即着力于曲折情节与惊险场面的描写。

小说以女主人公特蕾西·惠特尼的恋爱为线索，后又被陷害坐牢的经过，狱中的痛苦生活，被剥夺自由所受的种种迫害。侥幸出狱后痛快淋漓的复仇，被迫为盗后的一系列诈骗案……该故事情节丝丝紧扣，动人心弦，令读者不忍释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智慧超群，爱憎分明，侠骨义肠的女性同黑暗社会相对抗的典型代表。

本书文笔优美，叙事曲折有致，以复仇为主线，描绘了一个疯狂的、充满邪欲的社会，揭露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不过是有钱人的工具。

第一章

新奥尔良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晚上十一点

她慢慢地脱着衣服，精神恍惚。脱光之后，她挑了一件大红睡衣穿上，这样就会看不出血的颜色了。陶丽丝·惠特尼最后一次环视她心爱的卧室，看着这间她在其中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令人愉快的卧室是不是洁净整齐。她拉开床边桌子的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把手枪。枪身乌黑发亮，寒意逼人。她把枪放在电话机旁，接着就给住在费城的女儿拨电话。电话发出嗡嗡的回声，随后便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喂？”

“特蕾西……我只不过想听听你的声音啊，亲爱的。”

“你真叫我喜出望外呀，妈妈。”

“没打扰你的睡眠吧？”

“没有呀。我刚才在看书，正打算去睡呢。我跟查尔斯本来要出去吃饭的，可天气太糟啦。这里雪下得真大，你们那儿怎么样啊？”

“天哪，我们居然在谈论天气”，陶丽丝·惠特尼想道，“而我心里有那么多的话要对她说，却又不能说。”

“妈妈，你在听着吗？”

陶丽丝·惠特尼凝视着窗外：“这儿在下雨”。真是无巧不成书，就跟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啊，她想道。

“这是什么声音？”特蕾西问。

雷声。因为陷入了沉思，陶丽丝没有注意到隆隆的雷声。新奥尔良正下着雷暴雨。这天的天气预报说过：新奥尔良仍然有雨，气温华氏六十六度，晚上转雷阵雨。请一定带上雨伞。但她不再需要雨伞了。

“是在打雷哩，特蕾西。”她强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愉快。“告诉我，你在费城过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简直就跟童话里的公主一样，妈妈，“特蕾西说，“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会如此幸福。明天晚上我就要去见查尔斯的父母了。”她的声音变得庄重起来，就象是在发表声明。“栗树岗的斯坦霍普家，”她叹了口气，他们是名门世家，我真怕得直发抖。”

“别担心，亲爱的，他们会喜欢你的。”

“查尔斯也说没关系。他爱我，而我也非常爱他。真盼望你能早些见到他。他这人可是棒极啦！”

“我相信是的。”她永远不会见到查尔斯了，也永远不会把外孙抱在怀里了。不，我不应该想这些事。“他能娶上你，他知道自己交了多大的好运吗，宝贝？”

“我一直对他这样说来着”，特蕾西笑着说，“不谈我啦，谈谈你那边的事吧。你好吗？”

拉什医生曾经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身体好极了，准能活到一百岁。这可算是命运对她所作的一个小小的嘲弄。“我感觉好极了，”当我现在跟你谈话的时候。

“找到男朋友了吧？”特蕾西打趣道。

特蕾西的父亲于五年前去世以后，陶丽丝·惠特尼想都没有想过再找一个男人，尽管女儿鼓励她这么做。

“没有男朋友。”她换了个话题。“你的工作怎么样？仍旧很满意吗？”

“我爱这个工作。结婚以后，如果我继续工作，查尔斯是不会反对的。”

那太好了，宝贝儿。看来他是一个很开通的人。”

“是的，你以后会亲眼看到的。”

一声霹雷，仿佛是演戏时幕后的提词。时间到了。除了最后的告别，再没有别的话好说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她竭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战抖。

“婚礼上见，妈妈。我和查尔斯一定下日子，就打电话告诉你。”

“好的”。最后毕竟还有一句话，她不能不说：“我非常、非常爱你，特蕾西。”说罢，陶丽丝·惠特尼轻轻地放下听筒。

她拿起手枪。除了迅速解决，别无他法。她举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板机。

会不景况不查，招工要娶好果成，说以微辞，招工个友娶奔
“人抽版开那个一景册来管。儿贝室，作我太雅
景景丁刹。丁庭回扣。同斟的司幕树款竟景册付，雷霸再一
不代聚献”。抽登亲姓，即贝再”。下篇我需的限育慈再，限告抽
我，个在费城过个多行。

费城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上午八点

特蕾西·惠特尼从公寓的门厅走了出来。外面天色阴沉。夹着雪珠的雨水，洒落在由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着驰向市场街的豪华轿车上，也洒落在费城北区贫民窟那些拥挤不堪的无人居住的木板房上。雨水把轿车冲洗得干干净净，也把一排排破旧房屋前面堆得象小山一样的垃圾杂物浇得透湿。特蕾西·惠特尼正步行去上班。她沿着栗树街往东朝银行走去。她步履轻快，好不容易才没让自己高声唱起歌来。她身穿一件鹅黄色雨衣，脚蹬高统女靴，黄色雨帽遮不住厚密光润的栗色头发。她二十多岁年纪，有一张聪明的生气勃勃的脸，嘴唇丰满而肉感，身材象运动员一样匀称健美，明亮的眼睛有时会从柔和的苔藓的绿色变成一种黑玉的颜色。在生气，或是疲劳，或是激动的时候，她的皮肤就会逐渐由半透明的乳白色转为深红的玫瑰色。她母亲有一次曾对她说：“说真的，孩子，有时候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在你身上，五颜六色是色色俱全呵。”

特蕾西如今走在大街上，人们都转身朝她微笑，羡慕她脸上闪耀的幸福的辉光。她也报之以微笑。

我这样幸福，真有点过意不去，特蕾西·惠特尼想道。我就要嫁给我心爱的人，我将要生下他的孩子。我还能有别的什么更

多的要求呢？她看了看表，八点二十分。费城信托银行的职员们还要再等十分钟才能进门。不过负责国际部的高级副行长克莱伦斯·戴斯蒙已经在关闭外部警报系统，准备开门了。特蕾西喜欢看早上的这一套例行程序。她站在雨中等着，望着戴斯蒙走进银行，从里面把门锁上。全世界的银行都有秘密的安全措施，费城信托银行当然也不例外。常规程序是不变化的，只有安全暗号每星期更换。本周的暗号是一扇半降的威尼斯百叶窗，它告诉在外等候的职员们，现在正进行检查，看看房子里是不是躲藏着想劫持职员作为人质的歹徒。克莱伦斯·戴斯蒙检查了厕所，贮藏间，地下室，以及保险仓库。在他确信楼里只有他一人以后，威尼斯百叶窗才会升起来，表明一切正常。

在所有的职员中，第一个进去的总是那位高级簿记员。他往紧急报警器旁边一坐，等所有的职员都进来后，再把门锁上。

八点半钟，特蕾西、惠特尼和同事们一起准时走进装饰华丽的大厅。她脱去雨衣、雨帽和胶靴，暗自好笑地听着别人抱怨这阴雨连绵的天气。

“这倒霉的风把我的伞吹跑了”，一位出纳员诉说着，“我浑身都湿透了。”

“我在市场街，我看见两只鸭子在游水。”出纳主任开玩笑说。天气预报说，还要下一个星期的雨呢。我现在要是在佛罗里达，那该有多美！”特蕾西微笑着，开始了工作。她负责处理电汇。就在不久前，银行与银行之间，国与国之间的钱款往来，还是一件缓慢而吃力的事，需要填写一大堆表格，还要依靠国内和国际邮政。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情况大为改观，巨额款项可以在转瞬之间汇进

汇出。特蕾西的工作就是取出计算机在前夜汇进的款项，并用计算机给别的银行汇去款项。所有的往来交易，都使用定期更换的暗码，以防好事者插足。特蕾西每天都要通过电子计算机经手成百万美元。这种工作十分迷人，它给世界各地公司企业的动脉里不断输送生命的血液。在查尔斯·斯坦霍普第三进入她的生活之前，特蕾西一直觉得银行工作是世上最让她兴奋的事情。费城信托银行的国际部十分庞大，特蕾西和同事们总爱在吃午饭时，兴致勃勃地谈论上午的活动。

簿记主任德博拉宣布道：“我们刚终止了给土耳其的那笔一亿美元联合贷款……”

副行长秘书梅依·特伦通带着神秘的语气说：“上午的董事会议上，他们决定参加国际财团，给秘鲁提供一笔新的贷款，先预付五百多万……”

一向固执的乔恩·克赖顿接口说：“听说给墨西哥的那笔五千万一揽子救济，咱们也要参加。其实，那些墨西哥人一个子儿也不该给……”

“真有意思，”特蕾西沉思地说，“有些国家老攻击美国太看重金钱，可第一个向我们伸手乞求贷款的却又总是它们。”

这个问题正是她和查尔斯第一次辩论的题目。

特蕾西是在一次金融问题讨论会上认识查尔斯的，他是会议邀请的演讲人。他经营由他曾祖父创建的投资公司，跟特蕾西工作的这家银行有很多业务往来。查尔斯演说之后，特蕾西走上台去发言，不同意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偿付西方政府和世界商业银行巨额贷款能力的分析。对于面前这个年轻的漂亮女人热烈辩论，查尔斯先是觉得好笑，继而却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装订工”饭店的餐桌上，他们的讨论还在继续。

特蕾西对查尔斯最初的印象并不很深，尽管她知道他在费城是个很吃香的人。查尔斯年方三十五岁，经济上富有，事业上成功，又出身于费城的一个名门望族。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长着一对棕色眼睛和黄里带红的稀疏的头发，为人规规矩矩，有点儿学究气。在特蕾西心目中，这是个干巴讨厌的有钱人。

查尔斯象是看清了她的想法，隔着桌子倾过身来说道：“我父亲相信，他的儿子当初在医院给人掉了包了。”

“什么？”

“我不象他，我不觉得金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或者是生活的目标。不过你千万别把这句话告诉我爸爸。”

他那毫不做作的举止，自有一种魅力。特蕾西发现，不知不觉自己已经喜欢上他了。要是嫁给他这样的人，一个上层社会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特蕾西父亲用了大半生的精力才创办起来一个企业，而斯坦霍普家的人，对这样的企业是准会嗤之以鼻的。斯坦霍普家和惠特厄家是永远不会融洽相处的；特蕾西想道，就象油和水不能相融一样。而斯坦霍普家就是油。我怎么啦？怎么象个傻瓜似的自言自语？一个男人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就考虑起是不是要跟他结婚了！说不定以后我们再不会见面了呢！

查尔斯说：“我希望明天你能有空和我一起吃晚饭……”

费城的娱乐生活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在星期六晚上，特蕾西和查尔斯不是去看芭蕾舞，就是去听里卡尔多·穆蒂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在上班的日子，他们下班后就去逛新市场，和独具一格的社会商业中心区。他们在杰努饭店的路边餐桌上吃奶酪牛排，在费城最时髦的餐厅之一皇家咖啡厅进餐。他们到华夏广场采购物品，在费城艺术博特馆和罗丹博物馆里转悠漫步。

特蕾西在《思想家》塑像前停住脚步。她瞟了查尔斯一眼，笑着说：“这是你！”

查尔斯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而特蕾西却乐于此道。所以，星期天早晨，她就独自在西河车道或者斯凯济尔河边大道上作健身慢跑。她在星期六下午参加一个太极拳学习班，两个小时下来，她精疲力尽，但心情却格外舒畅。这时她去查尔斯的住处和他相会。查尔斯的烹调技术高超，他喜欢为特蕾西和自己做一些古怪的菜肴，诸如摩洛哥的“比斯地勒”大圆饼，中国北方的“狗不理”包子，以及法国的柠檬仔鸡之类。

在特蕾西认识的人当中，查尔斯是最守时的一个。有一次吃晚饭，她比约定时间迟到了十五分钟，查尔斯便大为不快，使整个晚上都没过好。打这儿以后她就发誓，和他约会无论如何也要准时。

特蕾西在性生活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她觉得查尔斯在这方面也和他平时的生活方式一样，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有一次特蕾西在床上表现得大胆了点儿，有些不同一般，结果使查尔斯大为惊骇，她不禁暗自怀疑自己是不是某种色情狂。

特蕾西没料到自己突然怀孕了。这使她很是不安。查尔斯没提过结婚的事情，她自己也不愿让他觉得如今有了孩子，他不得不和她结婚。她不知自己是否经得起人工流产，但要作出不做手术的抉择，也是同样痛苦的。她能够在没有做父亲的人的帮助下，独力抚养孩子吗？而且这样做对孩子公平吗？

她决定在某一天的晚饭后把这个消息告诉查尔斯。她在自己住的住处为他做了一个砂锅什锦，可是由于心情紧张，把菜给烧糊了。当她把这锅带着焦味的肉和青豆放在查尔斯面前时，事先斟酌过多少遍的话，竟一股脑儿全忘了。她语无伦次地说：“真对不起，查尔斯，我……我怀孕了。”

难以忍受的长时间的沉默。特蕾西正想开口，查尔斯说道：“我们结婚，当然要结婚。”特蕾西松了一口气。“我不希望你认为我……你并不是非和我结婚不可，你知道。”她惊愕，想说要需与淋个一盲果成。他抬起一只手，不让她说下去。“我想娶你，特蕾西，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他又慢吞吞地补充了半句。“当然，爸爸妈妈会吃惊的。”他微笑着吻了她一下。去试试对个干土。一衣因。特蕾西小声地问道：“他们为什么会吃惊呢？”乱我照卷。非，非查尔斯叹了口气：“亲爱的，你对即将进入的环境恐怕还不太清楚。斯坦霍普家总是和——请你注意，我下面的话是加了引号的——自己的同类联姻，就是说和费城的富家豪门联姻。”特蕾西猜道：“他们大概已经为你选好妻子了吧？”特蕾西猜道。点一由婚。查尔斯把她搂在怀里。“他们选没选毫无关系，只有我选了才算数。下星期五我们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你该见见他们了。”特蕾西点了点头。人拍。特蕾西意识到银行里的嘈杂声有所不同了。职员们说话的速度开始变快，动作也更迅速。再过五分钟银行就要开门，一切都得准备就绪。透过前窗，特蕾西可以看见顾客们在外面人行道上排着队，等候在寒意侵人的雨中。特蕾西沿着银行大厅当中的过道，排着六张桌子。特蕾西望着银行警卫把空白存款单和取款单放进这些桌子上的金属盘中。长期存户使用的存款单，在底部都有经过磁化的私人暗码，每次存款后，计算机就自动把它记入相应的帐户。但有些顾客来银行存款时，往往没有自己的存款单，那就必须填写一张空白的单子。特蕾西望着警卫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九点。他朝门口走去，神态肃然地把门打开。银行又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重新被审查，口开摩玉西雷科，舞武南同组斗的委母以我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特蕾西在计算机旁忙忙碌碌，什么都顾不上想了。每一笔电汇都必须核对两遍，以保证暗码正确无误。如果有一个帐户需要提款，她就要把帐号、款额、以及要汇款去的那家银行的号码输入计算机。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号码，刊登在一本印有世界各大银行号码的秘密登录簿上。怕于或说个一式

上午飞快地逝去。特蕾西打算利用午饭时间到莱利·斯泰勒·鲍特理发店去做头发，虽然那里价格很贵，但倒也值得。因为她想让查尔斯的父母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我得让他们喜欢我。我不管他们替他选好了谁，她想，反正谁也不可能象我一样使查尔斯幸福。取知口空家基的戴特斯的乱猜，取知类同的与自一一

一点钟，特蕾西正在穿雨衣，克莱伦斯·戴斯蒙把她叫进了办公室。戴斯蒙气派十足，是个典型的大经理。如果银行要做电视广告，他准是十全十美的发言人。他衣着一丝不苟，谈吐稳健，有一种旧式权威的神情，看上去很象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请坐，特蕾西。”他知道每一个职员的名字，并为此而自豪，“外面天气真坏透了，是吗？”央变空我我委坤而的的员坤。丁

“是的。”蕾特，因而有故，扮兼各事野雅因一，自开要流行

“嗯，不过，人们还是得上银行来。”戴斯蒙结束了闲聊。他隔着办公桌子向前一倾：“我听说你同查尔斯·斯坦霍普就要结婚了。”中盘佩金而士干某些互我效单婚项咏单楚有白空野王律

特蕾西很奇怪：“我们还没宣布呢，你怎么会……”怕用更自

戴斯蒙微微一笑。“斯坦霍普家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闻嘛。我为你感到十分高兴。我想你会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吧？那当然是在度完蜜月以后罗。我们可不愿失去你，你是我们最派用场的职员之一嘛。”我开口此此景浪亦

“查尔斯和我谈过这件事。我们都认为，继续工作，我会更加

幸福。”戴斯蒙满意地笑了。斯坦霍普父子公司是金融界最重要的投资公司之一，如果能让他们在自己的支行开一个专用帐户，那可会受益非浅。他往椅背上一靠：“等你度蜜月回来，特蕾西，我给你晋升，同时薪水也会大大增加。”

“哦，谢谢你！这真太好了。”她知道这是她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她迫不及待地想去告诉查尔斯这一好消息。在她看来，天国里的神仙，正齐心协力，将她的人生之路，用一层又一层幸福的花朵铺满。老查尔斯·斯坦霍普夫妇住在里腾豪斯广场一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老邸宅里。特蕾西常常路过这里，但以前它不过是城里的一个界标，而现在，她想，它将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她感到十分紧张。漂亮的发型让空气中的潮气弄得软塌了。衣服穿了又脱，脱了又穿，来回整整折腾了四次。应该穿得随便些，还是穿得正式些？她有一件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特设计的衣服，是她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在华纳麦克尔时装店买来的。如果穿上这件衣服，他们会认为我太奢侈，可要是穿上从普恩特·洪恩商店买的便宜货，他们又会认为他们的儿子要娶的是一个配不上他的人。唉，去他的吧，不管我穿什么，他们反正总会这样想的。最后，她穿了一条普普通通的灰呢女裙和一件白绸外套，脖子上戴一条细细的金项链，这是母亲送给她的圣诞礼物。

一个穿制服的男管家把门打开。“晚上好，惠特尼小姐。”管家知道我的名字。这是好的征兆，还是坏的征兆呢？“请把外衣给我，好吗？”她的汗珠滴落在名贵的波斯地毯上。

管家领她穿过一条看起来比银行过道要宽两倍的大理石过道。特蕾西大惊失色地想道：“天哪，我穿错了衣服啦。我本应当穿那件伊夫·圣·洛朗设计的衣服。”她刚跨进书房，便觉得她穿的连裤袜开始从脚踝部位抽丝，可是她已经来到查尔斯的父母面前。

老查尔斯·斯坦霍普是个六十五、六岁的严峻的老人，看上去事业十分成功。他就是三十年后他儿子的投影。他长着和查尔斯一样的棕色眼睛，下巴结实，头发斑白。特蕾西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们的孩子可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祖父啦。

查尔斯母亲的模样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她身材矮胖，但神态庄严。她看起来既结实又可靠。特蕾西想，她会是那个极好的祖母的。

斯坦霍普太太伸出手来，说道：“亲爱的，你能来太好了。我们请查尔斯让我们和你单独呆几分钟，你不介意吧？”

“她当然不会介意。”查尔斯的父亲代她答道，“请坐……特蕾西，是叫这个名字吗？”

“是的，先生。”特蕾西回答。他们两人在她对面的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我怎么会有那种即将受到审讯的感觉呢？特蕾西仿佛听见妈妈的声音：孩子，凡是上帝赐给的，都是你能取得的。你一步一步地去取就是了。特蕾西的第一步是嫣然一笑，可她笑得太不是时候了。会因为这会儿，她感到袜子在朝膝盖方向抽丝。她赶忙用手捂住脸。

“那么，”斯坦霍普太太声音洪亮地说，“你和查尔斯是想结婚罗？”

“这个‘想’字使特蕾西不安，因为查尔斯肯定已经告诉过父母。他们俩‘即将’结婚。”

“是的，”特蕾西说。

“你和查尔斯认识的时间确实还不长，不是吗？”斯坦霍普太太问道。

特蕾西抑制住自己的不快。我想得一点不错，一场审讯真的就要开始了。

“我们相识的时间，足以使我们知道彼此都爱着对方，”斯坦霍普太太说，“爱？”

斯坦霍普先生喃喃地说：“老实说，惠特尼小姐，查尔斯带回来的这个消息使他父亲和我都十分震惊。”她宽容地笑了笑。“夏洛蒂的事，查尔斯当然已经全告诉过你了。”她看见了特蕾西脸上的表情。“我明白了。嗯，他和夏洛蒂从小青梅竹马，一直亲亲密密，而且大家都在等着他们今年宣布订婚呢。”

不用她描述夏洛蒂的模样，特蕾西也能想象得出。隔壁邻居有钱有势，有跟查尔斯一样的社会背景，进的都是最好的学校，都是掌上明珠，天之骄子。

“谈谈你的家庭吧，”斯坦霍普先生建议道。“天哪，这就跟夜半放的电影中的场面一模一样啊，”特蕾西愤愤地想道。我就象那个主角丽达·海沃兹，第一次去拜见凯里·格朗特的父母。我想喝水。在那些老片子中，遇到尴尬的场面，总是由管家端着饮料盘来解危的。

“你在哪儿出生的，亲爱的？”斯坦霍普太太问道。

“在路易斯安那。我父亲是个机修工。”特蕾西本来毫无必要加上这么一句，可是她没法控制自己。天让他们见鬼去吧，她可是为自己的父亲感到自豪的。

“是的。他在新奥尔良开办了家小小的制造厂，后来发展成同行业中比较大的一家公司。五年前父亲去世，由母亲接管公司